

連美惠：『人比事重要』

用『愛』與『尊重』教育學生
用『同理心』陪伴市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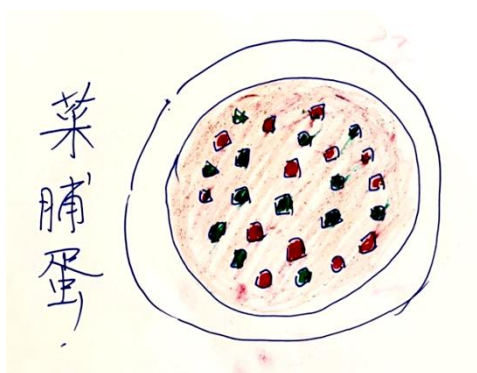
連美惠，
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第 4 期諮詢志工，
服務年資 25 年。



(採訪、撰稿：王怡婷)

清明連續假日前的八里左岸，就像被調成「灰階」效果的相機，透過觀景窗映入眼簾的景象被「灰」覆蓋；和美惠約在一家有著橘色外牆的咖啡館，這一堵橘兀自矗立在灰色的天空下、面對著灰色的海以及灰色的沙灘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我心裡想著：『不知道今天會聽到甚麼樣的故事？』

午餐時間，美惠為我們點了幾道菜，我們邊吃邊聊；她說：「有時候我會點菜脯蛋，但今天不適合……」美惠不好意思的解釋著。我沒有追問為什麼『不適合』？心想或許她只是覺得菜脯蛋不適合用來招待朋友吧？！



沐浴在無私的母愛中

(連美惠最喜歡的食物，菜脯蛋不只是一道菜，而是一種情感的記憶/繪圖：連美惠)

「我喜歡吃煎得『赤赤』的菜脯蛋，又香又脆……。」對美惠來說，菜脯蛋不只是一道菜，而是一種情感的記憶，那是一種混合著親情與初解世事懵懂的情緒；「記得高一時跟媽媽說：『妳不瞭解我。』媽媽回答我：『我怎麼不瞭解妳？！我知道妳喜歡吃菜脯蛋……。』」對於母親的這種『瞭解』美惠有些失望，但也有點兒高興，就因為媽媽還是愛自己的。

在家中 9 個兄弟姊妹裡，美惠排行第 7。自幼家道中落，再加上父親壯年中風，母親總是一肩扛起家中經濟重擔，雖然也會照顧孩子們的日常生活與教養，

但因忙於生計加上人口眾多，孩子們只要聽話、幫忙做事、不為非作歹，倒也能享有一些自主的空間。

「我很感謝媽媽讓我念聖心小學。」美惠表示，母親只有小學畢業，但在光復初期曾經擔任國小教師，因此儘管家中經濟並不寬裕，她還是堅持要讓孩子受良好教育；在美惠即將進入小學那年，適巧天主教聖心女中在龍形成立了小學部，且為當時八里地區的孩子提供優惠的就學條件；因緣際會讓美惠得以進入聖心小學就讀，這輩子也從此與聖心結下了不解之緣；

小學六年級時，由於成績優異，成為全校唯一一位直升國中部的學生，美惠還記得教官曾對她說過這麼一段話：「連美惠，未來能有多少學妹可以直升，就看妳接下來的表現了。」這段話就像一顆不大不小的石頭，在美惠小小的心靈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漣漪，也像山谷裡的回音，在正值青春期的少女腦袋裡不時迴盪著：「這句話真的給我很大的壓力……」回憶起那段苦悶的青春，似乎可以看見美惠臉上隱約露出一絲少女的羞澀，她謙虛的說：「其實我國中時的成績並不好。」師長的期待對美惠而言變成一種壓力，要求完美的她，總是深恐自己做得不夠好，自嘲為此「不得不乖」的她，不論是品德表現或是熱心服務都盡量要求自己要做到位，成績不好的說詞只是證明她對自己的過度期待罷了，並非事實，因為在她之後直升國中部的學生名額提升了 2、3 倍。



(連美惠代表小學畢業生致詞/照片提供：連美惠)

認份的青春

由於生長在一個男尊女卑的傳統環境中，目睹家族中許多女性成員被「送養」，身為 middle child 的美惠，努力扮演「乖小孩」的角色，在那個物資相當匱乏的年代，她除了認真念書之外，利用課餘打工幫忙貼補家用，是她對家庭所做的自我貢獻；

「由於家裡經濟狀況不好，我每天放學還要到家裡經營的美髮院幫忙為客人洗頭、冰店賣剉冰、打理家務……等，哪裡有時間讀書。」；因為連家幾代居住八里，街坊鄰居都是親戚家人，人與人之間緊密的互動所衍生出來的複雜人際關係、重男輕女的傳統，再加上來自師長與自我期待的壓力……；對於一個甫上國中的小女生而言，凡此種種都足以讓她對世界的認知產生相當矛盾的衝突；小小年紀的她雖然被現實生活催著長大，但心靈深處的那個孩子總偶而有來不及跟上

腳步的時候，美惠自我調侃的說：「那時候的我應該是有情緒困擾。」期待自己當個聽話的乖小孩，種種被壓抑的情緒又該如何處理呢？「因為從小在海邊長大，爬沙丘、跳浪、看夕陽.....，每每總要在海邊待上一、兩個鐘頭，無比的開心。」



自稱自己是大海的女兒，到海邊待上一段時間，就能從中獲得安定平穩的能量。「海，有時波濤洶湧，有時平靜如鏡，但不論何時，總能吸納百川，具無限的包容力。向海學習，跟她一樣能包容。」

(圖左:青春期的連美惠乖巧、懂事/照片提供:連美惠)

幸運的是，除了大海之外，還有一位永遠接納她的長輩。

用『愛』和『尊重』教育孩子

「我很感謝當時的小學校長—張姆姆。她告訴我，隨時可以回去找她。」一位永遠張開雙臂準備擁抱的慈祥修女，對一個正處於自我探索期的青少年來說是何等重要！「張姆姆是一位很好的傾聽者，她總是毫無條件的包容我，不論我說了甚麼、或做了甚麼，她從不批評、也不指責，甚至不會給我任何建議.....」每當美惠回憶起小學校長張姆姆時，她總會一再強調：「是張姆姆教我懂得甚麼叫做『瞭解』、甚麼叫做『尊重』。」

「我生長的環境叫我要聽話、不可以有意見；但是，張姆姆卻教我們要當自己的主人。這對我來說簡直太不可思議了。」在傳統族群文化背景下生長的美惠，進入開放自由的天主教學校接受教育，就像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時空中穿梭，為此，美惠戲稱：「我在學校跟在家裡是活兩套。」

聖女瑪德蘭索菲於西元一八〇〇年創立聖心修會，以教育女青年為該會之神聖使命。她曾留下一句意義深長的話：「即使只為了救一個孩子的靈魂，我也要創立聖心會。」，現在遍佈世界各國的聖心學校，其教育之愛的精神均源於此。(摘錄自：<http://www.shgsh.ntpc.edu.tw/nss/p/about/>聖心簡介)

連美惠自進入聖心小學到由聖心女中畢業，聖心 12 年最讓她感受深刻的就是這樣的『教育之愛』，也是往後成為她從事教育工作的核心價值。



「在聖心求學期間，不論校長還是老師，他們總是毫無條件的幫助我、接納我……」其中包括張姆姆在美惠大學時期邀請回她母校擔任幼教教職，半工半讀直到完成大學學業，「那對我而言就是一種信任。」就像德國哲學家康德所主張的『以人為最高目的』，這些以無條件的愛出發，將每個學生都當成愛的目的的師長，或許就是他們的愛影響了美惠的人生--大學畢業後成為聖心小學的老師、主任，最後在校長任內直到退休；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，美惠用『愛』和『尊重』來教育孩子，讓孩子

在完全被接納的環境中受教育，看見孩子的內在，發掘孩子的潛能，注重孩子的身心靈。用全方位的方式培養一個人，是美惠多年來從事教育工作的一貫態度。

保固無限的連老師

1988年，美惠擔任教職的第11年，她接到了一個讓她永遠難忘的班級--「那是一群如萬馬奔騰、充滿創意、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孩子。」提到這群孩子，美惠的臉上不由得透著興奮的光彩。面對一群特別的孩子，她心裡想著教育不一樣的孩子一定也要用不同的方法才行！這時她注意到張老師專線正在招聘志工，她想何不報名接受培訓、進一步學習學生輔導技巧！嗣後，乃轉至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擔任諮詢志工；張老師及家庭教育中心的培訓課程讓美惠印象最深刻、影響最深遠的是『同理心』的培訓；透過幾個系列連續而密集的培訓課程，美惠開始探索自己、了解自己，同時也學習到更多、更新的輔導技巧；此外，也讓她對『情緒』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，透過自我覺察，進一步學習如何理解他人。美惠將當時所學的諮商輔導技巧實踐在自己的學生身上，去理解孩子行為背後的原因，進一步去同理孩子、尊重孩子。

「我認為孩子會有狀況，大部分的原因來自於家庭。」為了幫助孩子，美惠經常犧牲自己的休假(即使她自己並不覺得那是『犧牲』)，利用周末舉辦各種親子活動以及師生周末休閒活動，不僅讓自己進一步了解孩子和孩子們的家庭背景，也為親子之間創造更多更美好的互動關係，她認為唯有讓心安頓下來，孩子才能專心唸書；三十多年教育工作，美惠一直秉持著「人比事重要」的處世原則，她總是堅持，雖然學生的功課很重要，但在生活教育與智能發展之外，美惠更重視孩子們心靈成長。如今，當年十來歲的孩子都已陸續長大成人，在各行各業上也均有相當卓越的表現，這些年來許多孩子依舊和美惠保持著聯繫，在孩子們的心中，『連老師』是他們永遠的老師。當年的孩子如今已為人父、為人母者，往往在遭遇親子教養困擾時，還會打電話給『連老師』求助，而連老師也總能給他

們最適時、適性的協助，因此，學生們還打趣說連老師的『保固期很長』。



(連美惠的學生如今多已成家且有了下一代，連老師自然升格為每個家庭的家庭教育諮商師。
居中者為連美惠/照片提供：連美惠)

用『同理心』繼續陪伴台北市民

隨著一屆一屆孩子的來來去去，從『連老師』、『連主任』到『連校長』，從教學、行政到校務推展，已經退休了的連校長助人的熱忱從未有過絲毫稍減，畢生用『愛』和『尊重』從事教育工作的她表示，因為在自己成長的過程中得到許多人的協助與提攜，志工服務只是她回饋社會的一種方式；在她擔任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諮詢志工二十多年的經驗裡，她要求自己 and 每一位尋求協助的市民談『情』說『愛』，不說教、不給建議，用完全支持的態度引導電話線那頭的市民談『心』，她也用『心』去理解對方的困難與苦惱，就像當年張媽媽陪伴自己一樣，美惠希望透過自己的陪伴，可以讓需要幫助的市民獲得精神上的支持，讓他們更有力量。

重要的是，參與志工服務對美惠而言也是一種讓自己拓展視野的方法，因為在服務過程中她可以接觸到各種不同領域的人們，透過這些人的經歷、見識讓她得以領略世界的寬廣與無限，期待未來能夠為自己的生命創造更豐富的可能性。

(2019年4月22日)